

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的(残)(烛)(之)(年)

毛泽东读《三国》学以致用

统一全党对皖南事变的认识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问题上,党内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主张从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全面反击。毛泽东说:“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到这种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不都是坏人。”

毛泽东又说:“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的关系,在战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当孙权数次讨荆州时,诸葛亮总是一再推诿软磨,而不硬抗,直到最后才让出荆州的部分地方。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派了根本不执行‘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要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荆州……最终导致兵败身亡。”

毛泽东由此指出,要“抓住主要矛盾,分清主次与轻重缓急”,很快统一了全党同志对皖南事变的认识。

(马立涛摘自《解放日报》)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一片讨伐声中黯然离去,皇帝美梦只做了83天;在其背后极力鼓吹复辟帝制的袁克定也从此被打上“欺父篡国”的标签。此后,这位袁家大公子似乎一下子从历史大视野中销声匿迹。晚年的袁克定与其表弟张伯驹生活在一起,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关于袁克定的记忆碎片,现在也成了关于这位曾经醉心于帝制的“皇太子”难得一见的宝贵记录。

【承泽园里的袁克定】

干瘦、矮小,穿一身长袍,戴一小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一高一低,瘸得很厉害,一个脾气有点怪的老头——这就是袁克定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我第一次见袁克定是在承泽园的家里,按照辈分,我一直喊他“大爷”。

那时候袁克定已经70多岁了,和他的老伴老两口一起生活,但他们各自住在各自的房间里,袁克定的侄女、老十七(注:指袁世凯的第17个儿子袁克友)的女儿,在照顾他们。

袁克定的老伴是他的原配夫人,很胖,像个老太婆,特别喜欢打麻将,和又瘦又矮的袁克定在一起很不协调。我后来才知道她是湖南巡抚吴大澂的女儿,袁克定属虎,她属龙,按旧时说法龙虎相克,但袁家结婚也有政治目的吧。袁克定后来又娶过两房姨太太,最后还是和这位原配一起生活。

前面的房子有个空阔的大门楼子,夏天时,常见袁克定在那里纳凉或吃饭。解放军入北京城时也曾住在这个门楼里。袁克定并不太爱说话,给我感觉脾气有些怪,没事就钻进他的书房里看书,我曾到过他的书房,记得他看的是那种线装书,另一个爱好是看棋谱。

袁克定比父亲大9岁,父亲对他很尊重,有空就会到前院看望他。父亲的朋友多,每每在家谈诗论戏,袁克定从来不参加。

【袁氏家族】

张家与袁家的渊源应当从我祖父辈说起。我的爷爷张镇芳与袁世凯是项城同乡,又是姻亲。张镇芳出身书香门第,29岁时中了进士,留京任职,在户部做了六品郎官。他的姐姐嫁给袁世凯同父异母的老长兄袁世昌为妻,因此袁家子女称呼爷爷张镇芳为“五舅”。

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延揽大量人才,培植亲信,善于理财的张镇芳便是其中之一。袁世凯将张镇芳从户部调出,主管盐政,最后升任长芦盐运使。长芦盐运使,主管河北、山东一带盐政,是晚清最大的盐官。“盐运使”是个肥差,据说当时即便是一个地方的盐运使,一年进项也有10万两白银,何况总揽半个北方盐政的长芦盐运使呢!张镇芳后来还曾署理过直隶总督转任河南都督。在袁世凯支持下,1915年3月,以擅长理财而出名的张镇芳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成为当时的四大银行之一。

袁、张两家专就亲戚交谊而论,实非如何亲近;并且袁世凯与其长兄关系并不亲密,所以袁世凯起用张镇芳且委以盐务重任,应更多是出于对张镇芳经济才干的赏识。袁世凯一生有一妻九妾,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长子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原配夫人于氏所生。于氏是袁世凯河南老家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也不太懂礼节,不是很得袁世凯的喜欢,于氏只育袁世凯生了袁克定这一个儿子。

1913年,袁克定骑马时把腿摔坏,从此落下终身残疾。父亲从小和袁家兄弟厮混一起,和他们非常熟,但从性情上来说,父亲和袁寒云(袁克文)的关系最好。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他的生母金氏是朝鲜人,袁世凯在清末年间曾任驻朝商务代表,在那里娶了出身贵族的金氏,陪金氏出嫁

的两个姑娘后来也一并被袁世凯纳为妾。袁克文生下不久,被过继给袁世凯宠爱的大姨太太沈氏。沈氏无子女,对袁克文溺爱有加,所以袁克文天性顽劣、放荡不羁,从不正经读书。但他十分聪明,喜唱昆曲,结文人,自言“志在做一名士”。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他一生花钱如流水,从未爱惜过钱财。1918年,袁克文到上海游玩,据说一次花去60万大洋。袁世凯临死前曾经托孤给徐世昌,所以袁克文回来后,任大总统的徐世昌要拿拐杖敲断他的腿。可惜袁克文1931年因病猝然去世于天津,才活了42岁。他有四子三女,其中三个儿子袁家骥与其夫人吴健雄后来成了闻名世界的华人物理学家。

【最后的“皇太子”】

在承泽园第一次见到袁克定时,我想,原来这就是要做“小皇帝”的那个人啊!我们上学时,也整天说“窃国大盗”袁世凯,“野心勃勃”的袁克定,不过我见到袁克定时,他已是位七旬老人,那时候我眼中的他,只是一个很可怜的、没人关心、有些孤僻的老人,并不是电影或历史、文学书描绘的“现代曹丕”那种老谋深算的样子。

在承泽园生活的这些年里,袁克定从不抽烟,和客人见面也很客气、和善,总是微微欠身点头致意,对我们孩子也一样。年轻时曾到德国留学,所以通晓德语和英语,看的书也以德文书居多。或许是因为早

年跟随袁世凯四处游走,他的口音有些杂,听不出是河南、天津还是北京话。

据父亲回忆,华北沦陷后,日本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还想笼络袁克定,要他加入华北伪政权,希望借助他的身份对北洋旧部施加些影响。袁克定几次跟父亲提到这事,那时他经济已经很困顿了,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固然有了财源,但也不能因此而做汉奸。据说袁克定还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后来有人刊登他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起来,并题诗表彰他的气节。

袁克定有三个孩子,儿子袁家骥,年轻时到美国留学,学地质,回国后娶了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女儿。解放后,袁家骥曾在河北地质学院和贵阳工学院教过书,1996年以92岁高龄去世。我读书时,曾和袁克定的一个孙女袁缙贞同校,她后来去了香港,前几年也去世了。袁家曾是那样显赫的一个大家族,但最后也七零八落,到今天,知道袁克定这一支下落的恐怕都没有几个了。

袁世凯身后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家族,他的一妻九妾留下了32个孩子,到了第三代,不算外孙,单是17个儿子,就又生了22个孙子、25个孙女。袁世凯一倒,袁家也四分五裂,散落各方。父亲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写一本袁世凯的书,可惜最终未能如愿。(张亚海摘自《华夏文摘》)

俄为何不愿放弃北方四岛

俄日领土争端是指齿舞、色丹、国后和择捉岛的归属之争。这四岛原是日本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前苏联占领,至今仍在俄管辖之下。战后,两国就这些岛屿的归属问题争执不下。在千岛群岛中,北方四岛总面积5036平方公里。从面积上来说,北方四岛仅为俄罗斯面积的0.029%,但俄罗斯人认为,这0.029%关系着俄罗斯的利益。

如果归还了北方四岛,俄罗斯的太平洋出口将被封死;千岛群岛将俄罗斯的鄂霍次克海与太平洋隔开,掌控千岛群岛,俄罗斯海上力量就能从远东直出太平洋。如果这一战略要地被他国控制,鄂霍次克海就成了“死海”,俄罗斯远东地区面向世界的大门将被关闭。而北方四岛中的择捉岛和国后岛正是俄罗斯在这一岛链上的重要海军基地。如果归还了北方四岛,美日军力将直逼俄罗斯东面门户。

另外在经济上,如果归还了北方四岛,那么俄罗斯将失去四个岛屿近460亿美元矿产和其他战略经济利益。

(摘自《中国海洋报》)

「我是东方人」

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为解决中印边界的问题,赴印度参加会谈,在离开印度前夕,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美国《北美新闻联盟》一位女记者问周总理:“你是一位已经62岁的人,但看上去气色很好。你是如何保养身体的?坚持运动还是有特别的饮食?”在一个政治色彩很浓的场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显然是不太得体的。会场里出现了一阵骚动。

周总理不愧为老资格的外交家。他很有风度地说:“谢谢你。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在场的记者一听,都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张梅摘自《咬文嚼字》)

巴金拜轿夫为师

巴金曾在青年时代说过,自己有三位先生;第一位先生是母亲,第二位先生是一个轿夫,第三位先生是《半月》报社的编辑吴先忧。

母亲在巴金牙牙学语、摇摇晃晃学步时就开始教他学字学句,因此,巴金认同“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之说是可以的;吴编辑教他办报的知识和经验,给了他立业之本,认同其先生的地位也说得过去;但是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轿夫,怎么变成了他刻骨铭心的先生呢?

原来,巴金的父亲早年是当年的知县;家里雇有一些仆人,童年时代的巴金有相当多的时间与仆人在一起。他同情、喜欢老轿夫老周,是因为老周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悲惨的命运;老婆跟人家走了,儿子当

兵战死了,一个人孤零零的活着。有一次,巴金跑到厨房帮老周烧火,由于他不会烧火,使得火快要灭了。老周走过来把巴金拉开,然后用火钳在灶膛里拨弄了几下,火又重新旺了起来。老周对巴金说:“你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就是这句话听似简单却不简单的话,深深地刻进了童年巴金的心灵,使他铭记一生,并且成为他后来一种不变的生活态度。

巴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母亲交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吴编辑教给我‘自我牺牲’。”

(苏红丽摘自《生活文摘报》)

三百红军将士惨死之谜

影无踪,不得而知。

1989年秋天,宁夏某单位有两位水文地质工程师来到甘肃环县进行水质调查。一位叫王学印,另一位叫王森林。他们风尘仆仆地进行了大量野外作业,终使这组50多年前的历史悬案水落石出。

原来,残害这300多位红军将士的凶手既不是凶狠阴险的间谍特务,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而是一种天然毒水!

据水文地质资料及水样分析,红军当时饮水的马坊川,罗山川等沟谷带,水中钾离子含量极高,一吨水中纯钾含量为1000—3000克,为正常含量的2—6倍,钠离子含量更是高得惊人。这里地下还含有石油,由于地壳断层发育,有大量油气随断层岩缝溢出,极易与钾离子、钠离子化合,形成剧毒的氯化钾、氯化钠。这种氯化物人体摄入50克便可因神经中枢中毒而平静地昏睡而死。至此,300多位红军将士惨死之谜终于大白于天下。(李丽摘自《书刊报》)



兵战死了,一个人孤零零的活着。有一次,巴金跑到厨房帮老周烧火,由于他不会烧火,使得火快要灭了。老周走过来把巴金拉开,然后用火钳在灶膛里拨弄了几下,火又重新旺了起来。老周对巴金说:“你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就是这句话听似简单却不简单的话,深深地刻进了童年巴金的心灵,使他铭记一生,并且成为他后来一种不变的生活态度。

巴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母亲交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吴编辑教给我‘自我牺牲’。”

(苏红丽摘自《生活文摘报》)